

红色往事

尹家民 著

红七面 知情录

二

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

四大元帅在“反教条主义”风波中
418潜艇海底失事之谜
京西宾馆见证的将帅之痛
两次“十万人大会”寒风中的元帅们
陶勇夫妇的生死奇冤
受困于“文革”的成都军区一把手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红色往事

红七面 知情录 ②



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

尹家民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墙知情录 (二): 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/尹家民著. —北京:
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0.10

ISBN 978-7-80170-928-8

I. ①红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中国—现代史—史料②军事家—
生平事迹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K270.6②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85890 号

出 版 人 周五一
策划编辑 陈德仁
责任编辑 陈德仁 姜楷杰
责任校对 王小芸
装帧设计 古 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b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66572132 66572264 66572154
市 场 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1060 毫米 1/16
印 张 15.75 印张 3 插页 插图 23 幅 233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

卷首语

此书为《红墙见证录》的姊妹篇。

红墙内，翠湖畔，这个位于北京中心区域的神秘处所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，一件件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在这里酝酿，一个个共和国将帅在这里领受神秘的使命。开国轶事，建设波折，“文革”风雨，改革航程，无不惊心动魄，回味无穷。

诚然，历史是人民创造的。然而在史册上留名的却多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。

我们无法选择已经走过的路，但回首往事，却可以从中吸取足够的养分，避免重蹈覆辙。我们无法预知未来，却可以从已经走过的路上判断可能出现的暗礁。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，是为了对过去的磨难保持最大的警惕。新中国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岁月，可以说是充满了艰险，荆棘丛生，风云变幻，事端百出。没有哪一个国家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灾难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和人民经受过如此复杂的考验。但他们都蹚过来了，因为这个船队有深知水性的舵手，有一群不遗余力的船工。至今我们仍能听见他们推动历史前进时发出的呼号。

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。

对于已经走过的共和国60年的历史，以及正在走来的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，无论如何描述，都无法回避一个名字，那就是毛泽东！而提到毛泽东，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曾“在水一方”的另一个人的名字：蒋介石。1949年后，这两个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延续了战争年代的生死搏斗。

同样不能回避的是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书中所描述的共和国将领与林彪、江青集团抗争的内容，成为本书另一特别视点。

此书不是共和国的完整历史，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正史，但绝非野史。它聚焦了共和国风云人物的跌宕命运，特写了共和国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。这是口述者的转述，知情者的笔录；是从文学角度观察历史时的激情和对生动细节的特殊偏爱，风格仍为述而不评，力争接近事实。

目 录

第一章 陈赓划归林彪指挥的日子 / 1

客观地说，林彪不是不会打仗，只是想法太多；陈赓也不是不尊重林彪，但是个性很强。在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的部署中，他们便发生了冲突……

让部队称四野老大哥 / 2

再次与林彪发生分歧 / 4

陈赓急得喊出了洋泾浜英语“敖德萨” / 6

第二章 四大元帅在“反教条主义”风波中 / 9

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。由人搀扶着，迈着蹒跚的、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，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，全场立即掌声大作，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。许多人鼻子酸了，眼睛潮了，眼窝里贮满了泪水。

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/ 10

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/ 12

彭德怀的报告留下历史遗憾 / 15

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/ 17

林彪忽然活跃起来的原因 / 18

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/ 25

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/ 26

第三章 1958：将军下连当兵记 / 29

毛泽东看了一则师政委下连当兵的报道之后，联想到部队实行军衔制和正规化以后出现的一些军官脱离部队、脱离士兵的现象，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。由于高级干部带头，做出了榜样，因而在全军很快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。

一位师政委下连当兵，毛泽东向全军推广 / 30



-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：凭着武林功夫，赢得战士直呼其名 / 31
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：时间虽短，友情很深 / 32
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：几次没刮完的胡子，一次也没破坏的制度 / 34
空军副司令员成钧：没有守住秘密，却守住了诺言 / 34
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：当了个小兵，却解决了许多大问题 / 35
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：一份鉴定一首诗，一个月受益一辈子 / 41

第四章 受“彭德怀问题”牵连的开国四将 / 43

散会以后，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，看到当毛泽东走出来时，彭德怀立即迎了上去，恳切地说：“主席，我是你的学生，我说得不对，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！”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，把脸一沉，甩手走开了……

- 被拉上山的万毅未脱厄运 / 44
扩大再扩大的军委会议 / 48
直言的钟伟被当场带离 / 49
堂堂上将整得痛哭流涕 / 51
毛泽东给邓华定了性 / 53
给洪学智和万毅罗列罪名 / 54
洪学智：从上将降到厅长 / 56
邓华：申诉报告还是不寄为好 / 57
邓、彭同处一城难谋面 / 58
谁也逃不过的“文革”关 / 59
毛泽东问起洪学智在哪里 / 61
万毅和洪学智同回总后勤部 / 64
给邓华彻底平反的通知来晚了 / 67

第五章 418 潜艇海底失事之谜 / 69

潜水医学证实，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上海面，由于压力的突变，会造成人体器官的损坏，死亡率很高。可军士长王发全竟奇迹般地生还……

- 潜艇上浮时正好撞在大舰底下 / 70
轮机长竟然奇迹般地生还 / 71
海难惊动了全军上下 / 73

第六章 十元帅不同心境回故里 / 75

元帅回故里，既有与常人相似的思乡之情，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难

言之情；他们甚至怕回家乡……

想到故乡，元帅对母亲总是充满着深深的怀念与歉疚 / 76

母校仍是他们最惦念的地方 / 79

在父老乡亲面前，他们说真话也希望听到真话 / 82

告别家乡，也告别了一段旧时婚姻 / 87

叶落归根，元帅们对于“根”的概念早已大大扩展了 / 95

第七章 “祸从口出”的戎马书生 / 103

他极聪明，自知“言多必失”；他极警惕，不能得罪张春桥、江青。可再小心仍是“祸从口出”，难逃厄运。

被捕：腿被老虎凳压残，缓过气来仍高谈阔论 / 104

被扣：舌战感动老绅士五十从军 / 106

被害：得罪江青、张春桥，预感来日无多 / 109

第八章 京西宾馆见证的将帅之痛 / 115

京西宾馆不是一座普通宾馆，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级饭店。略知当代史的读者都知道，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要事件，特别是“文化大革命”那个特殊的年代，它成了大批将帅的“庇护所”。

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，一堆热水瓶摆在楼梯口 / 116

毛泽东称“大闹京西宾馆”是件大事，但没有十分了不起 / 117

怕再冲击宋任穷等人，周恩来指示立即修围墙 / 120

军史上绝无仅有：开国中将当众打开国上将耳光 / 122

军区司令员擦擦军区政委满头虚汗，不禁鼻子一酸…… / 125

第九章 军事学院衍变中三对上将主官的“文革”岁月 / 129

军事院校，规格向来很高。由六位上将分别领导的三座高级军事院校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相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。“文革”前期，是生死磨难；“文革”后期，是命运抗争。

山雨欲来风满楼：毕业学员邱会作向上打小报告 / 130

军事学院“按兵不动”，王平被说成“彭真一伙” / 132

学院局势没有失控，王平张震都觉满意 / 133

林彪对高院领导说：“宁肯人少一些，也不要坏家伙！” / 134

造反派抓张震，一直抓到北京京西宾馆 / 136

揪来斗去，医院不太平，军委说话也不灵 / 138

1969：高院的使命结束了，李志民、杨聚奎受难的日子才开始 / 140



萧克一上任，想到的就是恢复南京军事学院的老传统 / 144

江青的批示，直指萧克唐亮 / 146

多事之秋，不明着反对，但也不积极行动 / 148

第十章 刘志坚将军卷进“文革”漩涡 / 151

刘志坚虽官至总政副主任，但最为人知则是那篇所谓《纪要》。然而激烈的“文革”漩涡，让他从天堂到地狱，还扯出个“叛徒问题”。

江青给刘志坚定性：“这个人在关键时刻靠不住” / 152

因为转达了林彪赞扬江青的话，江青对刘志坚的态度大变 / 153

江青认为又是刘志坚给她闯了大祸 / 155

陈伯达一口咬定刘志坚是叛徒 / 158

刘志坚的被营救是一个传奇 / 161

历史终于对他有了公正评价 / 164

第十一章 两次“十万人大会”寒风中的元帅们 / 167

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，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讲话。他是四位元帅中讲得最短的一位，讲话中也没多少发挥，只是照稿子念。这不是贺龙的一贯作风。

军队“四大”闸门一开，来势汹涌 / 168

陈毅敢讲话，自认为有毛主席撑腰 / 170

贺龙的心上已经压上一块石头 / 172

叶剑英讲话时有人递上质问的条子 / 176

第二次“十万人大会”上，陈毅、叶剑英忍不住又动了气 / 177

周恩来又一次保护了元帅们 / 178

第十二章 动乱中最早双双被抓的北京军区主官 / 181

北京军区在中央眼皮底下，兵力又最多，上面伸手就到，谁都想来插一脚。于是，当“文革”风暴来临之际，这里的一把手首当其冲。

打倒廖汉生之前，廖的妻子首先受牵连 / 182

林彪的警告，两个一把手的不祥之兆 / 183

一张预谋的大字报把廖汉生打倒了 / 184

司令员政委竟相见在批斗场上 / 187

毛泽东认定：杨勇和廖汉生都是被林彪整下去的 / 191

第十三章 陶勇夫妇生死奇冤 / 195

陶勇，名如其人，猛将也。性豪爽，喜玩闹。却不明不白惨死一口井中，竟成难解之谜。

陶司令员骂了站岗的女兵，却引出一段姻缘 / 196

地主家的二姑娘送他去参军，陶勇留下了，二姑娘却被杀 / 198

“不克”是什么意思？ / 200

最心爱的儿子被病魔夺去生命，他白天装作没事，晚上偷着哭 / 201

朱岚常替陶勇喝酒以防他醉，但还是被另一位女性灌醉了 / 201

身受七处枪伤没有倒下，却不可思议地被一口浅井夺去了生命 / 204

温文尔雅的朱岚改变了性格，却没有改变命运 / 207

第十四章 受困于“文革”的成都军区一把手 / 213

张国华和梁兴初入川工作时，毛泽东在谈话中叫他们去看看成都武侯祠门上的一副对联，那副对联写的是“世外人法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，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”，但对联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，就像四川的形势一样。

毛泽东要求尽快给张国华下个结论 / 214

江青不满意入川后的文武二将 / 215

“九一三事件”，梁兴初受牵连 / 218

张国华的逝世竟与梁兴初挂上了钩 / 220

第十五章 特别时期毛泽东对许世友的特别关照 / 225

许世友是极富个性的将领。这种性格的人在“文革”中都会遭遇灭顶之灾，而他却多次化险为夷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而这个奇迹的背后还是因为站着毛泽东。

武汉“七二〇”事件后，毛泽东对许世友说：“可以到北京住到我家去。” / 226

庐山会议后，毛泽东要求许世友与浙江方面“各自多作自我批评” / 230

南巡谈话中，毛泽东问许世友：“怎么又谈到‘五一六’啦？” / 233

毛泽东要许世友对“王、林、鲍”高抬贵手，刀下留人 / 234

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，毛泽东要他“认识一点就写出来” / 2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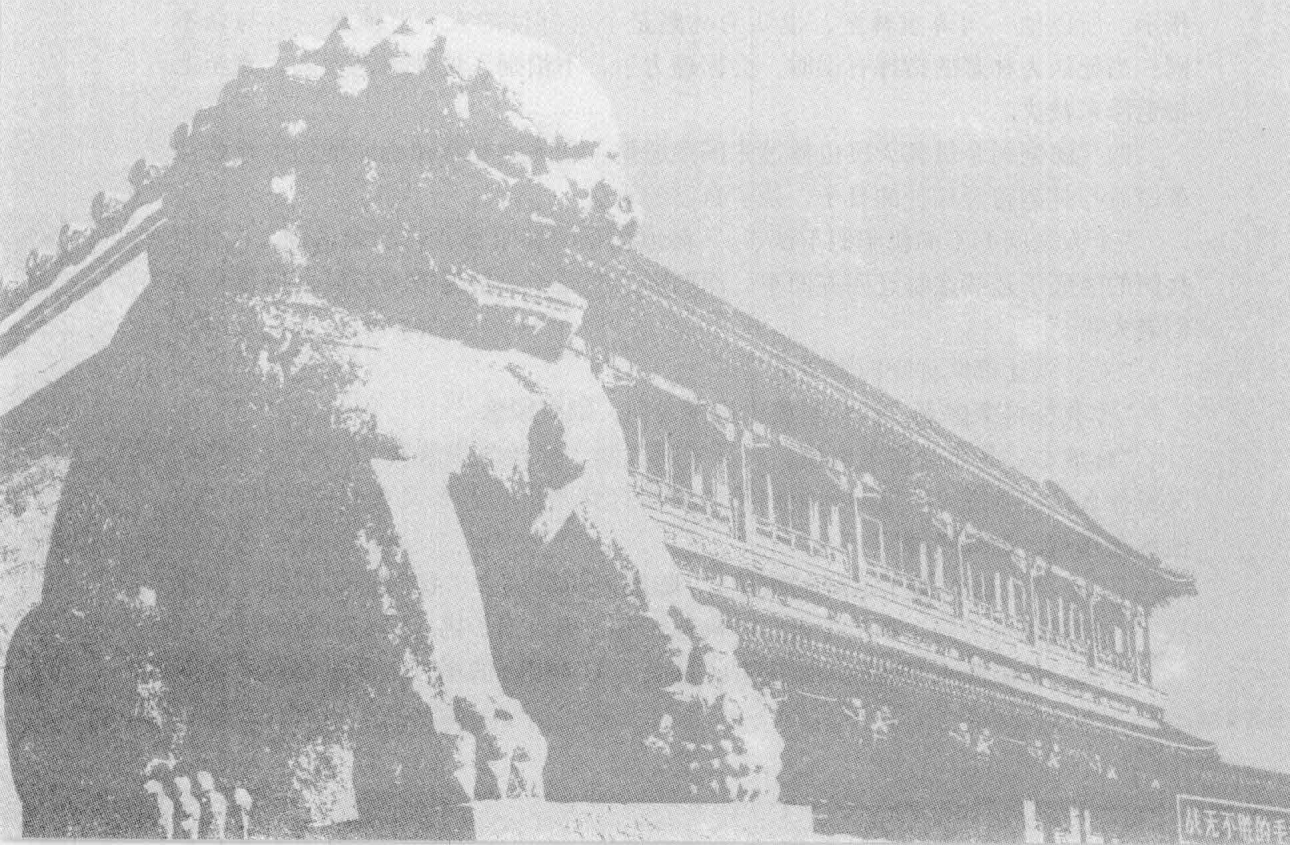
毛泽东退回许世友的检讨信：“过去的事算了！” / 239

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，毛泽东要许世友去读《红楼梦》 / 242

第一章

陈赓划归林彪指挥的日子

客观地说，林彪不是不会打仗，只是想法太多；陈赓也不是不尊重林彪，但是个性很强。在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的部署中，他们便发生了冲突……





让部队称四野老大哥

1949年5月28日，中央军委、毛泽东命令陈赓领导的第四兵团归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指挥，参加对白崇禧的作战。毛泽东还具体规定：在这次大迂回、大包围、大歼灭作战行动中，陈赓兵团归四野指挥，担任大迂回任务，由赣南就近于10月出广东，继而迂回白崇禧右侧背，协同四野主力围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，而后即由广西兜击云南，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。这个光荣任务下达部队后，全军振奋，奔走相告，积极准备进军大西南的行动。8月1日，兵团由陈赓主持在江西吉安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，贯彻毛主席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指示。陈赓代表兵团党委号召全军：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命令，勇敢进军，一劳永逸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在这最大最后一次进军中锻炼自己，考验自己，提高自己。”

人们知道南昌起义时，陈赓当营长，林彪仅是陈赓手下的一名排长。如今，陈赓却在林彪指挥下执行战斗任务。战争中角色的转换是很正常的，对此，陈赓并不介意，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，他像多数将领一样，积极执行原先下级的指示。所以他一向尊重林彪，也认为林彪是个会打仗的人。但他有一点与众不同：当他认为林彪的指挥有误时，会据理力争，不怕别人说他倚老卖老，直至上报毛泽东裁决。

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也挨过张国焘的整，和陈赓非常知心。他们谈起参加革命后与林彪曾经相处的日子，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“个人之间的不愉快咱们不谈了。”陈赓用手帕擦眼镜，转了个话题，“咱们兵团的老底子 is 鄂豫皖红四方面军，而四野的老底子主要是中央苏区，应该称他们老大哥。”

“对，就让部队称呼四野老大哥。”

“你我都得谦虚点，让林彪放手指挥我们，别有顾虑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摆老资格。只是我脾气暴，你及时提醒我。”郭天民说完，又想什么，接着说，“想不到咱们第四兵团打到两广，怎么又要归四野管了呢？他远在郑州，怎么指挥？”

“既然军委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，”陈赓平静地说，“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，一定要顾全大局，积极配合，不挑选任务，拣重担子挑。”郭天民点点头。

不久，林彪派来了他的联络副官。这是个不算很轻的军官，手里拿着一个绿

皮夹子。他走到陈赓面前，晃了晃瘦削的脸，转了转浓眉底下的眸子，打开夹子，请陈赓看林彪的指示。大意是要求今后野司要联络到师，四野称此为“超越指挥”。并要回电。

陈赓有些不解：超越指挥？他瞪开视线，呆呆地望着窗外雨水滴答的柳丝，半晌没说话。他明白，只有对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才能进行超越两级的指挥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谁搞超级指挥？更不要说超越两级了，不然要军长干什么？

当戴科长根据四野的要求，为沟通各军、各师与四野电台的联络，草拟了一份长电请陈司令员签发时，他掏出钢笔，把沟通各师电台联络一段勾去，改为：“各师执行特殊派遣任务时，随时沟通联络。我们各师电台少，不宜都沟通联络”。

戴科长不明底细，说道：“我们也不能这么寒碜，通到师有什么关系？”

陈赓不高兴地说了一句：“你不要管。”

林彪的指挥部还在郑州，陈赓的兵团在江西樟树镇。

林彪电令四兵团于7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，进入湖南醴陵、衡阳、株洲一线，与白崇禧的主力决战。

林彪当时雄心勃勃，要打一个“新的百团大战”。此时，他多少被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。

战役命令下达时，陈赓正在南京开会。由郭副司令员召集各军长开作战会议研究。电报在几位军长的手上递来递去，可是谁也不发言。情况明显地摆在面前，实施林彪的计划，往西北方向运动，只能侧击白崇禧的尾巴。时值盛暑，部队因暑热纷纷减员。如果再打疲劳战，对下一步围歼白崇禧部队将力不从心。军长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，劳而无功。当然，林彪是四野的最高指挥员，军令如山，怎好明说！军长们把电报递还郭副司令员，又把烟递来递去，抽得满屋云山雾罩，就是不表态。

郭副司令员是个爽快人，更不愿这样闷坐着，干脆宣布散会：“司令员很快就回来，让他决定吧！各军长回去后，先做好行动前的准备工作。”

陈赓一返回后司驻地斗门姚，就打电话给郭副司令员，表示这个仗不能打！不同意去湖南，建议迁回广东，要他正式向林彪提出意见。林彪不是那么好说话的，他回电说不同意更改计划。

没办法，陈赓只好电告军委。陈赓的主要理由是：

此次侧击行动，构不成对敌人的包围。我部人马逾万，稍行动作，极易被敌发觉。而白崇禧一旦发觉，即会火速退回两广，于下仗极为不利；而且又时值盛暑，北方兵多，水土不服，非战斗减员甚多。为此陈赓建议，充分利用我兵团有利态势，继续向南推进，搞大迂回，占广州，堵截敌人向广东之逃路。当然，陈赓也同时表示，部队正在待命，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。

电报主送毛泽东、中央军委并报林彪及刘伯承、邓小平。刘、邓此时是二野的司令员、政委，陈赓原归他们领导。



林彪很快回电：我决心已下，不能更改，立即执行。

电报主送刘、邓、陈赓，并转毛泽东。

但是毛泽东的电报也于7月17日接踵而至。毛泽东支持了陈赓，否定了林彪这种“赶鸭子”的战术。毛泽东在电文中说：白崇禧本钱小，极机灵，非万不得已决不和我作战，因此，对白作战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，以掌握主动。

回电也同时发给林彪和刘伯承、邓小平。林彪又将毛泽东的回电批转给陈赓。

因为毛泽东还指出：四兵团与十五兵团（两个军）由陈赓指挥，经赣州进军广东。四兵团为深入广西寻歼白崇禧之南路军，由广州向广西南部前进……

陈赓7月20日由斗门姚经南昌到樟树镇，接毛泽东的电令后24日即去南昌，同十五兵团邓华司令员会晤，商讨有关并肩入粤作战问题。陈赓曾顺便问过邓华：“你们对那个打法（指林彪的那个‘赶鸭子’战术）怎么看？”

邓华说：“现在我们的部队实际上不能作战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，每天几千人几千人的生病，拉肚子、打摆子、发高烧比比皆是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不报告呢？”

“林总这个人，你还不了解，他决定了的事情，别人提意见他听吗？报告也没用。”

陈赓没再说什么，他虽然在作战方针上同林彪有争论，但在公开场合，总是讲我们在四野首长领导下如何如何，他认为这样对大局、对团结有利，所以当时知道这场争论的人很少。

再次与林彪发生分歧

如果以上算是陈赓与林彪发生的第一次作战分歧，那么第二次分歧则是攻打广州。

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般威势震慑着敌人。中旬，广州守敌有弃城南逃迹象。

这个时候，林彪却接连几次发来给陈赓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：令四兵团后尾主力原地停止待命，先头追敌部队如未抓住敌人，并无把握吃掉敌人时也都就地停止，准备由曲江、英德地区直向西平行入桂，以达成协同四野于湘桂地区解决桂白（崇禧）问题。

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于10月10日23时复电给四野并告陈赓：完全同意你们建议，陈赓兵团即由韶关、英德之线直插桂林、柳州，断敌后路，协同主力聚歼白匪。

接连收到这些电报，陈赓根据这次大迂回的作战方针和当前情况，经过反复考虑，认为林彪关于把白崇禧集团歼灭在湘桂边境，不使其退入广西老巢的想法

是对的。但在这时命令第四兵团转往桂林、柳州地区堵击白崇禧集团的主意，是欠妥当的。因为，四兵团各部正沿粤汉铁路兼程追赶逃敌，以每日130里以上行程前进，广州指日可下。这时为了执行断敌后路的任务，四兵团如向桂林、柳州前进，直线距离有1300里，以时间计算不如就近调派四野所属部队迅速；四兵团则不如直下三水，打下广州后不停留地由水路运输，经梧州直取南宁。

问题是，这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。

一个在前线的战役指挥员，自己有了与上级及中央军委不相一致的想法，如果向上提出，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？为此陈赓忐忑不安。他熟悉党的一个优良传统，就是上级对下级下达重要决定时，通常要征求下级组织的意见，并且要保证下级组织能够正常行使他们的职权。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定不符合本地区、本部门的实际情况，可以请求改变，但上级组织的最后决定，下级组织必须执行。

这次开始收到林彪发来的电报，陈赓感到此事需要磋商，因此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有关电报没有下达给各部队。陈赓首先召集兵团党委委员们开会讨论，他的意见得到兵团其他领导的一致支持；又经与其他有关负责同志磋商，他就根据反复考虑的那些意见，亲自起稿，于10月10日3时发给致林彪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。电报后半部说：“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、柳州前进，实际上仍需集结队伍、重新动员的时间。则一方面路远赶不上，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，有两头失准备的顾虑。……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，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，命令一到，我们坚决执行！如何请复。”

毛泽东接到陈赓的电报，认为陈赓的意见符合战场实际，也为陈赓越来越精于军事谋略而高兴。于是，毛泽东立即于10月12日3时起草了致林彪的电报，接受陈赓的意见，决定四兵团仍照原定任务行动。

10月13日，陈赓即电各军督令部队继续向广州疾进。

毛泽东在10月12日曾经指示：“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，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。”

根据这一指示精神，陈赓得知左路军进入广州市区，守敌已向西南方向逃跑时，即决定右路军所有部队一律不进广州，不停留地追击逃敌。

正在陈赓指挥各部奋勇追击逃敌时，10月15日24时，林彪又给陈赓打来了一个电报：如你们追不上敌人，则望停止追击。关于广西的作战，须待整个的部署与配合，然后再统一行动。

林彪的电报都是同时发到各军。陈赓认为，这时各部如果对从广州南逃的敌人“停止追击”，就会放走逃敌；如让这股敌人逃到海南岛去，将会增加我军解放这个岛屿的困难。这样做，既不符合大迂回的作战方针，也违背了毛泽东10月12日的指示。因此，于第二天9时，陈赓命令所属各军继续追击逃敌。

10月17日夜10时，陈赓司令部由南雄移到曲江，深夜收到毛泽东电示：广州逃敌不是向正西入广西，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。要求四兵团乘胜追击，直至占



高要、德庆、云浮、罗定等县。

毛泽东否定了林彪不许追击的命令。接着，叶剑英报中央军委并发四野司及陈赓的电报也来了，建议陈赓兵团向南追击敌人。陈赓匆匆看过电报，转身走向屋外。好像等候已久的月光突然洒满他的全身，他感到如洗冷水浴似的清醒，潜伏在四处的蟋蟀、青蛙一齐发出爆裂般的歌声。陈赓背着手，胸脯起伏着，两个眼眶蓄满了泪水，胸中激荡着山谷般的回声：“毛主席英明！叶参座正确！”

指挥所里人们也在悄悄议论：“英雄所见略同，唯独林总独出心裁。”

戴其蓀兴致更高。把刚刚买到的一部录音机搬进指挥所，乘机悄悄向陈赓建议：“解放战争已近尾声，是不是可以将司令员和各军长在报话机上指挥作战的讲话，录下来做个纪念？”陈赓一听，急了：“你把那东西扔得远远的！我们追击敌人刚合法化，使用报话机还没请示报告，你还要留作纪念。若是出事，罪魁祸首第一个是我，其次，就轮到你，你还要录音挂幌子！”

过了一会儿他心绪平静下来，缓缓说道：“有人总说我抗上，没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，最后还得听林总的。军事指挥，还得听从命令。我们军长们有战略眼光，没买他的账，有了这两条才保证了这次战役的胜利。”

在毛泽东主席的巨大权威下，所有的争论都能瓦解冰消。战争需要权威。事后林彪也对陈赓的做法表示了认同，他要参谋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报：“祝贺第四兵团在恩平、阳春、阳江战斗中取得的胜利”。

陈赓急得喊出了洋泾浜英语“敖德萨”

但林彪仍另有想法。他来到四野其他领导正在议事的房间，有所指摘地说：“勇敢固然可以赢得胜利，同心协力则可以无往而不胜……以我观察，白崇禧已是累累如丧家之犬，其第十一兵团鲁道源正向岑溪以东逃跑，正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好机会。应立即调四兵团约三个军乘胜追击鲁道源所部，只留十二军的三十九师在廉江阻击白崇禧部队向雷州半岛进攻。”

寂静。领导们在考虑。

“时间不等人！”林彪抬起两只手来，迅速合拢，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。“火速电令陈赓！”

不知是林彪判断错误，还是另有所图。总之，他的作战计划和敌情成了南辕北辙：白崇禧的主力张淦兵团正秘密向博白、陆川一线集结，准备夺取雷州半岛。鲁道源的一二五军不过是向东佯动，以掩护张淦兵团的行动。

陈赓司令员和郭天民副司令员看到林彪的来电，不禁摇头咋舌。他们认为白崇禧的几个兵团压下来，岂止是一个三十九师能阻挡得住。如被突破，白崇禧夺取雷州半岛的企图就实现了，即使我们全歼了鲁道源兵团，白崇禧大部分部队占领雷州半岛后，仍有可能从海上逃向海南岛。“他们要是因守海南岛怎么办？不行，非得全力堵住白崇禧的逃路，待四野的后续部队赶到，整个白崇禧都是瓮中

之鳖，鲁道源不过是顺手牵羊。快，向林总建议！”

林彪的回电神速而坚决：“我决心已下，不能更改。命令各军按规定的时间、路线出动，歼灭鲁道源兵团。”并开列了各军行进路线。

通常每一个战役企图的实施都可能会有各种方案，陈赓坚持从中选择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合适的方案。而林彪总是突然又提出自己的方案，尽管他说不出令人信服的论据，但却固执地坚持这一方案。新的冲突出现了。只有请示最高统帅部了。

而时间不等人！郭天民气得脸都发青了。他抽出一张纸，就向中央军委起草电报，把满肚子愤懑泄了出来：“留下我们一个师在廉江，势必把白崇禧部队放到雷州半岛去，敌人从那里就会向海南岛逃走！这就等于放走了敌人！”

“老兄，”陈赓看了电稿，笑了起来，“你这个稿子是批判他，不行不行，太直了。还是用建议的语言，我来写吧。”此刻，陈赓已经冷静下来，他眼睛盯的是战争，是大局。个人所受到的疑心委屈即使再大，难道能同正在进行的战争局势相提并论吗？他伏在案上斟酌着字眼：我军必须牢牢地控制雷州半岛，如被敌人占据，他们必从海上逃跑——他把这句改为“从海上逃跑是很容易的”。在建议完全截断敌人海上逃路之后，又附了一句：各军正待命出动，准备随时执行四野司的命令。电报主送中央军委并报林彪、刘邓。陈司令员要求电台立即发出并催要回电。毛泽东回电既快又明确：“同意陈赓同志建议。”

郭天民捧着电报，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在屋里转，忽然攥紧拳头直着嗓门大喊：“毛主席英明伟大，真理在我们手里！”陈赓起先望着他笑，后来一把抓住他的拳头：“老兄，不要这么激动！这里还有参谋们，要照顾影响。”

林彪的指挥欲极强，而且有时是“细致入微”。干扰不停地袭来，使得陈赓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吊了起来。林彪来电命令周（希汉）军从合浦东面那个小海峡渡过去，抢占合浦、北海。陈赓拿着电报，不习惯地弓着腰，用手指敲打着铺在地上的地图，怒气冲冲：“见鬼！这是十多里宽的海峡，我们连船都没有，是飞过去还是跳过去？他们大概是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在指挥！”他刷地站了起来，将目光停留在报话机上：“不管它，告诉周军绕过海峡向合浦、北海前进。”周希汉的部队很快占领了合浦、北海并向钦州疾进。

12月6日上午6时，渡过钦江的部队包围了钦州之敌。经过五小时激战，歼敌华中长官公署及所属部队1.2万余人，缴获汽车400余辆，野炮42门。

十五军按计划向博白前进，开始先头部队对敌人残滞的阻击部队总是歼灭了再前进，行进速度减慢了。陈司令员指示秦基伟军长：“用小部队处置敌人阻击，主力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。再不快进敌人就‘敖德萨（outside）’了！”陈赓在上海学会了不少“洋泾浜”英语，不由得说出一句。秦基伟立即命令四十四师疾进，也半开玩笑地对师长说：“再不快追敌人就‘敖德萨’了！”

博白解放以后，陈赓向秦军长表示祝贺，并指示他们立即集结部队准备向西疾进。在集结过程中，林彪又来电令，命十五军就地剿匪。



郭副司令员一看电报又火了。他吃惊地对陈赓说：“这又是搞的什么鬼？我们是过路部队，没有兼管军区任务，怎么叫我们剿匪呢？现在应该抢时间西进才是！”

陈赓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焦虑心情，嘶哑着嗓子说——几天来，几乎所有指挥员的嗓子都喊哑了：“别争了。自归四野指挥以来已经争了三次。这不是原则问题。剿匪也是党的事业，谁剿都可以，我们就地剿匪吧。”接着，他用变了调的嗓门向秦军长做了布置，要求剿匪就认真剿，将逃散的土匪、散兵游勇一网打尽。虽经八天清剿，俘敌4000余人，陈赓仍觉得十分遗憾。当时如让十五军西出，按照他们当时的位置，至少可以比兄弟部队早两天赶到上思一带，桂敌黄杰的第一兵团残部可能全被兜住，不至于一万多残兵败将流窜到国外。

客观地说，当时林彪所作的部署是错误的，核心的问题是可能导致残匪跑掉。而这一点正是能否全歼白崇禧集团的关键，也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历次命令中所反复强调的。因此，陈赓对此事的印象非常深刻。

十年之后，林彪红极一时。他取代了彭德怀，当了国防部长，而陈赓又被调任国防部副部长，受林彪节制，陈赓心情压抑，在郁闷中写了题为《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迫歼战》的回忆文章。文中明白地暗示：“当时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部署。这种部署是违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的。如果按这种部署，白崇禧集团就会从雷州半岛逃跑了……”这篇文章一直被扣到1979年9月14日才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登出。